



厚重的历史 透明的现实 壮丽的山河 幽婉的诗韵

淇园

QIYUANSUIBI

东临淇水观鱼跃 西依太行听鹿鸣

● 燕昭安 著

随笔

评鬼谷论纵横游云梦华夏第一军校
读诗经看封神说朝歌中国历史名城

淇园竹翠 胜水流清 鹿台朝云 钜桥夜月
纣窝滩声 朝歌野色 青岩仙境 灵山龙泉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厚重的历史 透明的现实 壮丽的山河 幽婉的诗韵

淇园

随笔

燕昭安 著

东临淇水观鱼跃 西依太行听鹿鸣

评鬼谷子 读史怀古 梦泽夏景 一统天下
读诗经 看封神 朝歌中国历史名篇
淇园外翠 胜水流清 鹿台朝云 拒桥夜月
纣宫深幽 朝歌野色 朝歌仙境 西山龙泉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淇园随笔/燕照安著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09.8

(社科文丛)

ISBN 978-7-215-06835-3

I. 淇… II. 燕… III. 文化史-淇县-文集

IV. K296.1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50366号

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

邮政编码 450002

责任编辑 李小龙

插 图 杨光印

印 刷 河南文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70×23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5-06835-3

定 价 38.00元

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·

序：

燕昭安：淇园里的一汪泉

——读《淇园随笔》有感

史纪安

前几日回老家淇县，闲暇之余游云梦山观鬼谷子，后不由叹自己虽是淇县人，却不知家乡历史文化之厚重。临走时，就取于县委宣传部的老同学赠我一本《淇园随笔》，说读了此书，或许能减轻一些遗憾。

回到郑州后，因忙于各种采访活动和应酬，始终没有时间拜读它。另外的原因是，以为这不过是政府为宣传本地制作的宣传读物，就无心去看。还好，偶尔一天傍晚闲暇，随手拿出它翻阅，顿觉一阵古朴中有幽静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一时间使人远离都市繁华背后那浮躁的空气。于是彻夜长读，感觉不但使我了解了家乡有“华夏第一园”之类的灿烂历史，似乎也帮我找到歇息心灵的净土。因而，不自觉，就想提起笔写点什么。历来有“文如其人”之说，也期望能以文知人，浅析文人燕昭安。

作为淇县人，不免对故乡朝歌有着特殊的感情，自然也有一些由衷的偏爱。很多年以来，殷纣王的都城是在朝歌还是在安阳的问题，让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十分困惑。不时见安阳人



在面前宣扬其殷商文化，一时会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的故里。

同为淇县人，曾经任淇县文联主席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淇县文物旅游局局长、党组书记，现任淇县政协副主席的燕昭安，想来对此也相当关注，并不懈努力寻求答案。要不，《淇园随笔》一书中，怎么会头篇就是《殷纣帝都何处是》呢？其从史籍记载说起，以史实佐证、地名、民间传说展开，旁征博引，说明朝歌为殷末帝都的真实性，又合理分析安阳与殷都的关系，使人豁然开朗。

单以文字来说明一些前古今事，未免会使历史文化在厚重中显现沉闷。这是我在读此书时的一些顾虑。未曾想到的是，燕昭安在质朴耐磨的文字当中，引经据典的背后，更是为了借古扬今。

如《殷纣帝都何处是》文末写道：“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，留下一些疑案是难免的。即使对盘庚是否以安阳作都城，史学界也是有诸多不同看法的。安阳小屯是墓葬区而非宫殿区，更是难于辩驳的事实。我倒十分赞成安阳的作法：不屑于陷入疑案争论的泥淖中，大胆地义无反顾地宣传自己，树立自己的形象，借以发展经济，推动社会进步”。

由此可知，燕昭安写《淇园随笔》一方面在于平时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和故乡风土人情的了解，一方面不愿意局限于过去的是非对错。他在尊重历史的同时，也渴望尝试历史与现实的碰撞，从而闪现出智慧的火花，只一瞬，却展现了一个崭新的视野。

再看《淇园随笔》中对近史以来的着墨。如《书的故事》，以侧面描述的方式讲述文革对个人及家庭的影响，折射出当时的



社会状况。文末同样有着蕴意深刻的一笔,让人读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。

这些都可以看出燕昭安的笔,无论如何挥洒点顿,都暗合着一种文风。这就是作者逐年累积而形成的独特风格。作为一个从政的人来说,除了对文学的偏爱和对故乡的深情外,我找不出其他的理由来诠释这种文风。也由此而知,燕昭安应是一位认真搞学问的人,是一位低调高格来做人的文人。正如燕昭安在《酒的故事》中这样写道:“笔者酒量不大,对那种吆五喝六、动辄半斤八两的野喝场合望而生畏。我赞成饮酒要有一点氛围、一种境界”。他所希望的如散文家周同宾所说,“兴起则饮,兴尽则止,酒助谈兴,谈助酒兴,研诗论文,说古道今,将先秦诸子和唐诗宋词,都做了下酒菜。”如此的性情和做派,使其文人的形象已跃然而出。

我和燕昭安素昧平生,从未谋过一面。看过他的这本书后,我给在淇县的老同学打电话,把自己从书中感知的燕昭安说出来,竟使老同学在电话那边激动得不行,说我说得太对了,简直就如燕昭安的老朋友一样熟悉他。

说实在的,作为家乡人,热爱家乡的感情我有,但如燕昭安一样热爱并做出成绩,我远远不及。在我的感觉里,燕昭安就如注入淇河的那一汪汪独特的山泉,挟带着丰富的矿物质汩汩而出,从而滋养了世间独有的皇家贡品淇鲫鱼和缠丝蛋。愿此泉不枯不竭,愈流愈旺愈远。

(原载2004年3月19日《河南新闻出版报》)





序 燕昭安：淇园里的一汪泉（史记安）

第一辑

- 殷纣帝都何处是 / 3
急滩深处缔佳城 / 7
中国最早的文人诗 / 10
林姓始祖 / 12
箕子庙 / 14
“墨子回车”与“弟子掩目” / 16
华夏第一园 / 18
朝(zhao)歌,朝(chao)歌 / 20
神勇荆轲 / 22
十二音神 / 25
大义灭亲 / 28
卫懿公好鹤 / 30
许穆夫人 / 33
真假子贡墓 / 35
五女墓 / 37



李彪与李昶 / 39

军校之母 武学之师 / 41

熊曜与唐代县尉 / 44

甄朗高风 / 46

李商隐与崔珣 / 49

扯淡碑 / 51

淇河浚地 / 54

怪才孙徵兰 / 57

淫祀与淫祠 / 59

殷朝六七贤圣君故都 / 61

惟恐花笺留枕秘 / 64

古城八景 / 67

文化名城 旅游佳境 / 69

云梦山,云濛山? / 73

第二辑

杨老凡 / 79

王耀光与《翎毛画集》 / 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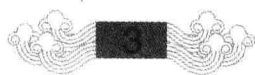
刘溶教授 / 85
祈雨与罢课 / 89
刘邓大军 / 93

第三辑

清乾隆儒学的乐器 / 99
六十年前的小歌舞 / 101
戏楼种种 / 103
庙会拾趣 / 106
朝歌楹联 / 109
巾皮彩挂平团调柳 / 112
说书艺人 / 117
梨园弟子 / 123
婆娑放鸡犬 嬉戏任儿童 / 128

第四辑

月夜事件 / 133



红色的指头 / 139

吃的故事 / 142

书的故事 / 145

酒的故事 / 147

癖好 / 150

第五辑

东瀛书展 / 155

香港印象(上) / 158

香港印象(中) / 160

香港印象(下) / 162

藏书杂闻 / 164

虎纽铜印 / 168

进京赶考 / 175

文化河 / 178



第六辑

- 坎坷的辉煌 / 185
最年轻的女学部委员 / 188
扶桑归来的学者 / 191
太行老人 / 194
洒向人间都是爱 / 200
流泪 / 206
人杰地灵 俊彩星驰 / 209
烟霞癖 / 212

第七辑

- 初为父 / 217
独轮车 / 221
倏忽飞去的小鸟 / 224
换一下环境 / 227
过了一个学习型的节日 / 230
我当博主 / 232



第八辑

艺术的节奏 / 237

马老谈戏艺 / 239

第二只轮子 / 241

婚丧嫁娶 / 244

央视春晚被快节奏逼上绝路 / 247

新版《封神榜》:重演朝歌风云 / 249

郑州东区——学了别人的无奈,丢了自己的优势 / 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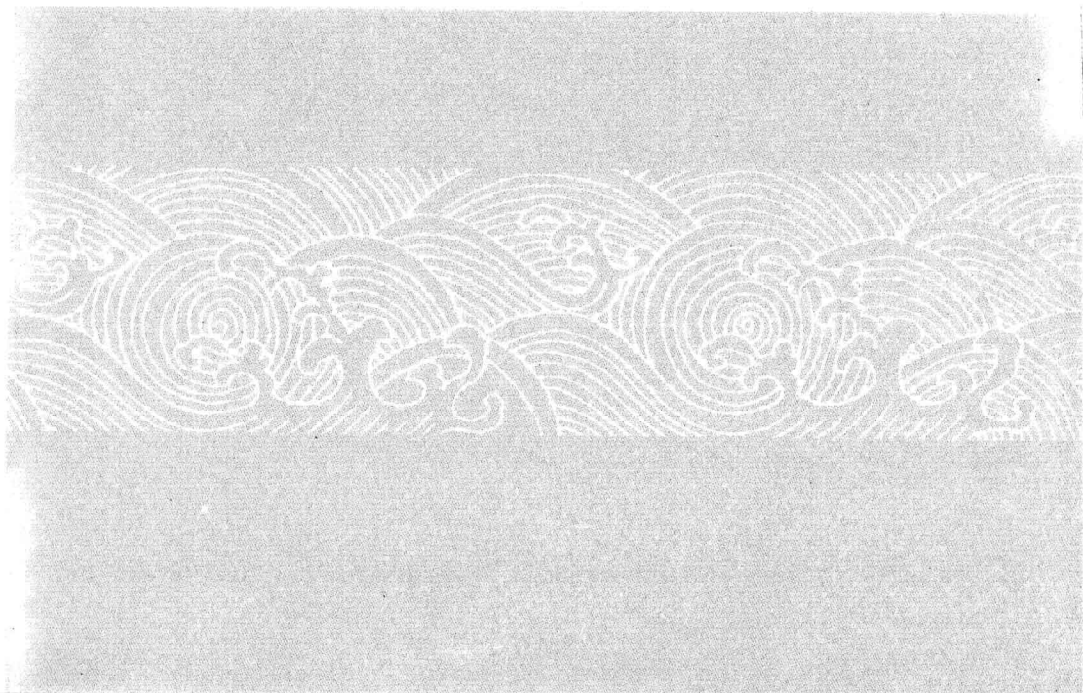
跋 云梦山寻梦(海臣 冰冰) / 254

后 记 / 260





第一輯



殷纣帝都何处是

因为近几年涉足文史研究,许多人见到我总爱关切地询问:朝歌究竟是不是殷纣王的都城?

人们打儿时起,就从祖辈父辈那里知道,朝歌曾是殷末帝都,就听到许多有关殷纣王与朝歌的故事。然而这些年,似乎有些倒向,安阳以其雄厚的实力,把殷商文化研讨会开得规模越来越大,规格越来越高。朝歌被史学界冷落了,朝歌人不免有些焦急,有些失落感。

其实,朝歌为殷末帝都,不是某些文人学士凭空想象的,也不是个别史学家推测出来的,作为千古定论,有许多不可辩驳的依据,无法假造的佐证。

首先是史籍记载。我国二千多年来直至清末的历史经典著作,几乎众口一词没有人对纣都朝歌提出过疑义。从《尚书·周书》、《竹书纪年》,到《史记·周本纪》、《汉书》,所载史实均可证明纣都朝歌。《后汉书》,汉刘安的《淮南子》、《晋书》,北魏酈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,唐代地理志《括地志》、《旧唐书》,唐人对《史记》的注疏、正义,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宋人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,北宋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,清人徐文靖对《竹书纪年》的注疏,以及明清两代众多的通志、府志、县志,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朝歌是殷纣帝都。近现代罗





振玉《殷墟书契考释》，白寿彝《中国通史纲要》，郭沫若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中国史稿》，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，也都对此作了充分地肯定。

其次是史实佐证。作为在位五十二年又颇具个性的帝王，殷纣王留下许多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史实、典故，而这些史实典故又无一不与朝歌联在一起。比如殷末的《朝歌》之乐，微子出走，箕子佯狂，比干剖心，武王伐纣，牧野之战，鹿台自焚，周设“三监”等等。

其三是地名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地名是历史的“化石”。历史家考据某段史实时，能发现一两个与之关联的地名，往往要欣喜若狂。而与纣都朝歌有关的地名，不是一个两个，十个八个，而是整整一个系列。

先看外围，朝歌西南的孟津、孟县，均因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而得名；今焦作东 11 公里的待王镇，因纪念百姓慰劳武王军队而得名；修武县因武王在此安营扎寨练兵习武而得名；焦作东北十多里的安阳城，来自武王军队遇雨而“安营待阳”；新乡、卫辉之间的牧野，是“牧野大战”旧址；武王与殷纣王牧野大战时，以武陟为大本营，武陟县名由此而生（陟意为登、进、兴）；今朝歌南十多公里有比干庙；北三十多公里有纣王囚禁周文王的羑里城；东北十公里的钜桥，是殷朝屯粮之地；西南八公里的鹿台，是殷朝藏置财物珍宝之所，北十五公里的大赉店，因武王攻占朝歌后“发钜桥之粟，散鹿台之财，大赉于四海”而得名（大赉即赏赐）；武王伐纣后，于西亳筑城，“息偃戒师”（停止战争之意），于是便有偃师这个名字。

朝歌附近从殷纣遗址演变的地名，更是数不胜数，西有纣王殿、殷故宫（在朝阳山），东有纣王墓，城内有摘星楼、摘心台。



以及纣王以酒为池“观牛饮”的酒池,纣王牧野兵败后背城一战“血流飘杵”的薛(血)村,纣王游乐育禽兽的北海子(三海),纣王围猎的鹰犬城(古城),纣王养鹿的地方鹿场(许沟附近),纣王养鱼处殷鱼池(鱼坡),纣王祭天的郊台(大屯西北),纣王观朝涉的折胫河,纣王屯兵处朝歌寨,殷将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(高村),纣王的饮马池(泉头村南)。此类地名还有许多,不再列举。

其四是民间传说。民间传说,是绵延于人民口头的历史。在朝歌,乃至临近县份,殷朝特别是纣王的传说故事很多,人们孩提时代依偎在祖辈怀里,首先听到的便是又古老又新奇的殷纣故事。此类传说之多,以至前几年县文化馆收集整理《民间故事集成》时,除了删掉大量内容相类的,仍需独辟一辑《纣王的传说》。明代许仲琳正是在这丰富浩繁的传说故事基础上,演义出一部文学名著《封神榜》。

朝歌是殷末帝都,那么安阳呢?准确的说法应是:安阳是商朝晚期都城。自1899年挖出大量甲骨文后,本来在商史研究界默无声息的安阳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,大学者王国维在《说殷》中认为安阳小屯是殷盘庚以来的旧都,此说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。盘庚是商朝第19代帝王,他后面还有11代。史书上认为武丁(第22代商王)、武乙(27代)、帝乙(29代)、帝辛(纣王,30代)以朝歌为都城,与盘庚迁都安阳是不矛盾的。

但是也有一些人,片面理解《竹书纪年》中“盘庚迁殷更不徙都”这一句话,把二千多年所有史籍全部扔到脑后,一笔抹掉了朝歌为殷末帝都这段史实。这显然是不科学的。殷纣王是个有争议人物,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,从殷纣时开始愈加丰富绚烂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,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

